

张昆华 著

野渡·黑影

法律出版社



47.5
58

野渡·黑影

张昆华 著



法律出版社

野波·黑影

张昆华

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625印张 138,000字

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32,000

书号10004·012 定价0.92元

内 容 说 明

《野渡》是一部反映云南边防检查站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。年轻的检查站站长杨庆戈一上任,就面临着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:

一只在界河航行的渡船上,运载着形形色色的人物,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,就在这些人物中发生——走私犯心狠手辣,外国女郎丑态百出,雪茄烟里装着情报,货物箱中藏着枪支……危机四伏,险象环生,检查站的英雄们,与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斗,用热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边疆的繁荣幸福。

本书收集的另一部中篇小说《黑影》是反特题材,故事曲折惊险,变化多端:火灾现场的尸体死而复生,动物园虎圈下的地穴内人兽相搏,神秘的黑影扑向火箭燃料……

这一切,都在向我公安人员挑战。

“黑影”何许人,读到结尾,读者就会知道。敌人千变万化,也逃不脱失败的命运。

目 录

野 渡	(1)
黑 影	(119)
后 记	(200)

野 渡

第一章 情 报

此时，西双版纳达诺边防检查站站长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只有起得很早的亚热带的阳光，穿过大青树的枝叶，透过明亮的窗户，把绿荫荫的光影，投射到那挂在墙壁上的亨德利牌大钟的银色时针上。

这个时钟象它的主人一样，虽然年久，但仍忠于职守，每天运转不停。当时针快要指到“8”字、分针渐渐指向“12”字时，大钟开始发出报时的声响：

“铛，铛，铛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门上的锁眼被钥匙转动着，响起轻微的窸窣声。紧接着，门打开了。一个两鬓斑白的边防军人走了进来。他下着蓝色裤子，上穿绿色军装，衣领上带着两片鲜红的领章，大檐帽上缀着金光闪闪的国徽。他的目光虽然显得很有精神，但脸上的皱纹，却表明他的年纪，大约已是快满花甲的人了。

他，就是达诺边防检查站老站长丁兆辉。

丁兆辉踏着“铛、铛、铛、”的钟声，走到办公桌前脱了帽子坐下，时钟刚好敲完第八响。

自从他担任站长以来，他总是准时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，绝不会迟到一秒钟的。

他翻了一页台历。展现在他眼前的新的一页日历上印着“12月30日”。明天就是31日。厚厚的一本台历只剩下两张日历，等待他去翻完。

他的心里，突然翻涌起一片生活的浪花，说不清是什么味道，什么色彩。总之，他有些异常的激动，眼睫毛在上下闪动着。

他明白，这两张日历，不仅代表着今年的最后两天日子。而且还标志着他的站长的最后的任期。当这一年最后的时日结束的时候，他的站长的职责，也就最后结束了。

他，不是上调，而是离休。

在这个边防检查站，他曾经送走了许多个复员、转业和调走的战友。他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，都光荣地为祖国站完最后一班岗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但是他——丁兆辉，却要留下来，在西双版纳的这个最边远的国防前哨——达诺，留下来，度过他的晚年，直到最后将他的那把老骨头化作灰烬，撒在边防检查站门前的那片土地上，给一代代繁殖下去的大青树，增添一把泥土，一份养料……

这不仅是他的思想，而是在他给上级组织的离休报告中白纸黑字写着的。因此，他谢绝了领导机关在省城和自治州的首府——允景洪为他准备好了的三套间或四套间的舒适的住宅。真的，他不愿去干部离休所过养老的清闲日子。他说，他可以不当站长，但却不能不做一个达诺的保卫者和建设者。自从他踏上达诺的这片土地的那个时刻起，他从没有一个时刻忘却过这片土地的特殊的意义：这里是祖国的大门，他要作边防长城上的一块青砖。

就这样，他离休后在达诺安家的要求，被上级批准了。再过两天，从明年的元旦起，他将以离休干部的身份来表达他对祖国边防事业的忠贞的感情了……

想到这儿，丁兆辉的眼眶，不禁闪耀着泪花。他离开办公桌，迎着一片耀眼的绿光走去，轻轻推开了向南的窗户。窗外，那大青树的阔叶，苍翠欲滴，在阳光下，薄雾中，翻动着一片片碧玉般的水波。他久久地注视着每一片绿叶，捉摸着自己情感的脉搏……

是不愿失去站长的官衔吗？

哦，不。边防检查站站长的官衔，并不意味着有任何特权供他享受。而恰恰相反，有的只是更沉重的担子。这个岗位将使他比一般同志要献出更多的汗水和更多的心血。何况，他心里也明白，即便在常年温暖如春的西双版纳，也有花开花落。自己不但早已超过了服现役的年龄，而且身体有病……

是不放心新提升的站长吗？

哦，不。新任站长杨庆戈，一入伍就在他的排里当战士。那时，他叫他“小鬼”，因为杨庆戈的年纪最小，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他就象熟悉自己一样熟悉杨庆戈。而且，也正是由于他的举荐，上级才批准了杨庆戈担任站长的职务……

那么，在自己心里波动着的，究竟是一种什么情绪呢？

他望着窗外那棵郁郁葱葱的、硕大无朋的大青树，仿佛从大青树受到了启示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；从那翻动着清风、闪耀着绿光的叶子上，寻觅到自己的灵魂。他喃喃地自语道：

“嗯，我想，这就是人们说的，是爱，是一种始终如一的爱……”

他怀着这样一种心情，回到办公桌前，开始了工作。他批

阅了几个文件之后，拿起电话机的耳机，摇通了伙房的电话：

“喂，是波岩弄吗？”

“是我呀，老站长。我就晓得，你要打电话催我呢。”耳机里传来波岩弄那不傣不汉的语音。他是傣家人，但在检查站工作很长时间了，也学会了汉话，因而常常是傣汉话相杂地说话。

“今天是逢十的街期……”丁兆辉的声音很轻。

“知道啰。我这就赶街去。”

“嗯。再见！”丁兆辉放下了耳机。大青树被晨风吹得飒飒作响。

丁兆辉对检查站炊事员波岩弄办事的认真程度，那真是没有半句话可说的。他知道，自己刚才打电话催促波岩弄，完全是一种多余的提醒。波岩弄自从接受了那个秘密任务之后，有哪一次误过事呢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也许，只是一种责任感在驱使自己吧。

达诺，是这一带国境线上的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。自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，为了活跃经济，放宽了对外国边民往来的限制，达诺的集市贸易日愈繁荣。平日都有人来做生意。逢五逢十是规定的赶大集的日子。到了那一天，集市上人山人海，买卖兴隆。而凡是逢十的街天，波岩弄就要到集市上去找从境外过来的一个香烟小贩，从她那儿买上两包特制的雪茄烟。回来后，再把这两包雪茄烟交给丁兆辉，就算完成任务。

当然，波岩弄买回来的，绝不是一般的雪茄烟。按预定的暗号，丁兆辉将依据十、二十、三十的日期，从某一包的某一支雪茄烟里，获取情报。

今天,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情报内容呢?

尽管丁兆辉不愿猜测,但他又不能自己地进行着猜测。为了度过等待情报的这段时间,他走出办公室,走出了检查站的大门。

在边防检查站的南侧,有一棵古老而又年轻的大青树。大青树的枝干垂吊下无数条气根,气根落下,钻入土地之后,又长成一棵棵大青树。现在,这儿已繁衍起一个大青树的绿色家族,方圆两三里,都是它们的天下。丁兆辉记得,五十年代初期,上级来了命令,要在达诺建立边防检查站。收到电报的第二天,他就和战友们在大青树下搭起一个茅草棚,开始执行边防检查任务。如今,那个茅草棚已变成一座楼房。边民出入国境,都要在那儿办理简单的登记手续。

丁兆辉信步向检查室走去。才上完台阶,一位女检查员向他喊道:

“啊,爸爸,有事吗?”

“丁小兰同志,这不是在家里,你是在执行勤务……”

“是,站长!”丁小兰想笑,却忍住了笑。她立正向丁兆辉敬了一个礼,“有什么指示?”

“今天是街子天,境外来赶集的人很多。发现了什么可疑的情况?”

“报告站长,现在还没有。不过,据某些线索分析,那些搞走私或其他不法行为的人,最近一般都不敢经过达诺这个入境处。这里就在检查站的眼皮底下,又是大路,不容易逃脱检查……”

“嗯,有这个可能。不过,也不能麻痹呀!”丁兆辉走进办公室,翻了翻值班日志。“那么,你认为,那些有意逃避检查的

人，容易在哪里钻我们的空子？

“莫洛河的曼腊渡口，我觉得，那里没有建立边防检查点，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……”

丁兆辉还要说什么，只见波岩弄挎着一只大竹篮，从拐角处进了检查站的大门。丁兆辉心想：看他走得那么快，大概是已经买到所需要的“烟”了吧。

这时，有一大群肩挑和背箩的来赶集的边民从检查室的门口走了过去。

丁兆辉走出门来，同一些熟悉的人打过招呼之后，便进了人群，与他们边走边聊着……

丁兆辉一回到检查站，就到伙房去找波岩弄。波岩弄从菜篮里拿出了帮他买的那两包雪茄烟，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。他来不及与波岩弄多说什么，把烟装进衣袋就离开了伙房。

回到办公室，丁兆辉拆开了一包有特殊记号的雪茄烟的烟盒，又从中抽出第三支雪茄烟。他用小刀轻轻划破裹在表面的几层烟叶，从烟芯里取出一小根与烟叶同色的塑料软管。再从管里抽出一条纸卷……

这是一份密写的情报。经过简单的技术处理——丁兆辉用一个喷香水的喷瓶，喷上特制的药水之后，纸条上显现出两行小字：

“……明天有亲戚带着礼物去达诺赶街，从莫洛河的曼腊渡口入境……”

丁兆辉看后，不知是由于获得情报而觉得高兴呢？或是由于知道有人又要干肮脏的勾当而感到生气呢？他再也坐不住了，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子。

“嗯，曼腊渡口，又是曼腊渡口……。”

第二章 检 查

第二天一早,丁兆辉就带上丁小兰和另一个男检查员方志峰,离开达诺,直奔莫洛河而去。

在丁兆辉的家乡——黄河岸边的一座小村庄,此时已是寒风怒号,冰封雪飘,一片银色的世界了。然而眼前却是翠碧葱笼,从高大的乔木到路边的低矮的含羞草,仍是绿叶婆娑,春光灿烂。那乳白色的雾气,象轻纱一样在林中缭绕。不时从密林里还传出雉鸡的一声声啼鸣:

“茶花两朵!茶花两朵!”

又走了一段路,丁兆辉感到一阵发热,身上已在出汗。但他照样紧扣着风纪扣,端端正正地带着大檐帽,着装整齐地在继续行进着。

他在西双版纳这块亚热带的宝地上,已经生活了三十余年。他不但乡音已改,而且还学会一口流利的傣话。他女儿的傣话,也是从小就由他教会的。本来,他为了避嫌,一直不同意小兰到边防检查站工作。虽然在边防检查的业务工作中,女检查员一直缺额。从新兵中挑选吧,懂傣话的,文化太低;文化高的,又不懂傣话。要培养一个胜任的女检查员,没有一段较长的时间,是很难做到的。而工作的需要,又十分迫切。正当由于女检查员的不够,而使某些工作抓打不开的时

候，上级领导来达诺站检查工作。经过群众的推荐，才发现了丁小兰——一个在达诺出生，在达诺长大，能说傣话的高中毕业生。上级领导立即作出决定，批准丁小兰参军，就分到达诺边防检查站工作。这时，丁兆辉也只好“组织服从”。丁小兰经过一年来的锻炼，无论是从父亲的角度或是从站长的立场出发，说真的，丁兆辉都没有发现他的女儿或下级——丁小兰是不合格的检查员。对此，他感到问心无愧。一年来，丁小兰都是由其他同志带领着去执行勤务的。他认为，这样可以更严格地要求和锻炼女儿的工作能力。然而今天，也许是他在站长的工作岗位上最后一次执行勤务，才挑了女儿同来的。

“啊！快来看，大象粪！”忽然，走在最前边的丁小兰叫了起来。

丁兆辉走近了，一看，果然，一堆新鲜的象粪，有小土丘那么高，还冒着一缕缕热气呢。这么说，野象刚刚从这儿走过。

还不等丁兆辉抬起头来，丁小兰就拽着他的手袖，指着密林深处说道：

“爸爸……哦，站长，你看，大象在野芭蕉林里呢！”

丁兆辉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可不！一头长着两根獠牙的大灰象，正举起长鼻子，把野芭蕉树一挽就拔了起来。在这头雄象身边，还有几头母象，正起劲地嚼吃着野芭蕉杆，发出叭嗒叭嗒的声响……

丁兆辉感到一阵高兴。五十年代初期，这一带常有野象出没。后来，大跃进、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一连串的动乱，就再也看不到野象了。近几年，听说野象又回到了达诺的密林中。可亲眼看见，这还是头一回呢。他连忙摆了摆手，示意不要惊动着野象群，便弯下腰，轻悄悄地向前走去……

一路上，他们都没有遇到什么行人。不一会，曼腊渡口已经在望了。

宽阔的莫洛河，闪动着莹莹波光在徐徐地流淌，象一条蓝色的飘带。由于这儿江床平缓，河岸有台阶，是一个优良的渡口。渡口的北岸，座落着曼腊寨。南岸是一片原始森林。森林中有一条山路蜿蜒曲折地伸向邻国。所以，曼腊渡口是两国边民往来的一条通道。象曼腊这样的渡口，在莫洛河上，还有三、四个。都是紧靠着国境线的。但是由于曼腊渡口距达诺比较近，人们都喜欢从这儿过渡。离渡口下游不远处，就是两国的分界河了。

可以说，丁兆辉就象熟悉掌上的纹路一样，熟悉莫洛河上的曼腊渡口。

来到江边，丁兆辉示意丁小兰和方志峰注意隐蔽，不要过早地暴露目标。透过树林和芦苇之间的空隙，只见那条黄瓜形的渡船，正慢慢地靠拢南岸。待渡的人们正准备上船。这说明，今天早晨还没有什么人过渡，来得正是时候。

看着渡船起动，向北岸驶来，丁兆辉才领着丁小兰和方志峰向江边的一座竹楼走去。

这是摆渡的老船夫波玉香的家。这座竹楼被果树和芭蕉林环绕，离寨子比较远，象是绿湖中的一座孤立的礁石。走进竹楼庭院，丁兆辉才发出呼唤：

“波玉香在家吗？”

一个老年妇女从阳台上走了出来，笑咪咪地回应着：

“哦！贵客来啦！丁站长，请上来坐呀！老头子在火塘煨糊米茶呢！”

“哦，咪玉香呀，你好！”丁兆辉边说边顺着楼梯走进了竹

楼。

波玉香一看来了边防检查站的客人，便热情地从火塘边站起来迎客：

“老丁呀，听说你要离休，我还怕你不来了呢。”

“今天是我在任上的最后一天，就留给你这位老伙伴了。”

“来来来，新烤好的茶分外香，喝上一大碗。”波玉香拎起茶罐，就往土碗里倒茶。

丁兆辉端起茶碗，从火塘边走到屋外的阳台上。接着，丁小兰和方志峰也各端着一碗茶来到阳台上。这是丁兆辉的老习惯了！他一来到这儿，就喜欢在阳台上喝茶。从这儿，居高临下，可以把曼腊渡口尽收眼底。这会儿，渡船已经驶到了江心。船头撑篙的，是波玉香的上门女婿岩卡。小伙子穿着一件黄背心，特别显眼。在船尾挥桨的，就是波玉香老俩口的女儿玉香了。她今天穿着淡绿色筒裙，上身套着水红色小衫，在蓝色水波的映衬下，鲜艳得就象一朵小花。船上的乘客站得密密麻麻，穿戴五颜六色，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。

丁兆辉转过身，用眼睛示意丁小兰和方志峰去河边执行任务。因为这个时候，在船上的人当中，如果有人带有走私或危禁物品，想溜回岸上，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

丁小兰和方志峰搁下茶碗，离开了阳台，向竹楼下走去。波玉香慢悠悠地抱着一床红毯子，从屋里来到阳台上。他抖了抖毯子，这才把毯子搭在阳台的竹竿上晒起。

“唉，住在河边，太潮湿了。一天不晒太阳，毯子都要长霉。”波玉香说着，坐到了丁兆辉的身边。

“今天才渡第一船吧？”丁兆辉随意问道。